

PROJECT:
SAQQARA
萨卡拉计划

[德] 安德烈亚斯·威廉 (Andreas Wilhelm) 著
胡忠利 译

45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德〕安德烈亚斯·威廉（Andreas Wilhelm）著
胡忠利 译

© (德) 威 廉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萨卡拉计划 / (德) 威廉著; 胡忠利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13-3540-5

I. 萨… II. ①威… ②胡…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4180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06-2009 年第 332 号

Original title: Projekt: Sakkara by Andreas Wilhelm

© 2007 by Limes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萨卡拉计划

责任编辑 郝庆春

责任校对 王恒霖

装帧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0mm×235mm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540-5

定价: 29.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SAQQARA

严谨的英国历史学家
彼德·拉维尔和浪漫的法国
考古学家帕特里克·耐佛罗
克斯是一对无往不胜的跨
国探宝组合。两位冒险家
仅凭一份古埃及草莎纸文
稿的现代副本，经罗德
岛，开罗，最终来到萨卡
拉墓地群的地下墓穴之
中，却出其不意地发现了
人类历史发展根源……

本书官方网址：

<http://www.projekt-sakkara.de/home.html>

SAQQARA

安德烈亚斯·威廉，1971年出生，在南非、瑞士、尼日利亚和葡萄牙长大。自幼关注各种历史秘题以及各种异域文化，并潜心研究其奥妙所在。2003年，出版本书的姊妹篇《巴比伦计划》，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已被翻译成八种文字。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目前正在筹划中。2009年，系列作品第三部《亚特兰蒂斯计划》已经出版。

责任编辑：郝庆春
装帧设计：冯晓驰

第一章

1930年8月11日，埃及 开罗 格茨亚 嘎德纳宅邸

沃尔夫冈·摩尔根独自一人坐在花园边的一张折叠椅上。黄昏时分，光线昏暗而朦胧，人们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他的两个胳膊肘，搭在折叠椅的扶手上，双手的十指交叉在胸前形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他的目光，扫视着花园里的人群。对他来说，这些人就像是散落在广阔花园里的一群羊儿，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所谈论的，全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然而，他们却兴致高昂，一副颇为享受的样子。这里的确聚集了一小撮杰出的精英分子，不过，他们身上那种毫无顾忌的狂妄和傲慢，让人觉得，他们不再是什么精英，充其量只不过是灿烂历史长河中闪烁一时的奇光异彩而已。

摩尔根还在等待着。等待着他的时机来临。现在，还不是时候。

花园里，火光开始闪烁。身着白色衣裳，服务殷勤周到的仆人，趁客人不注意，便静悄悄地走到餐桌和遮阳棚的后面，往小小的容器里倒上精油，再把捻子扯一扯，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便点燃了用来照明的火把。燃烧起来的精油散发着一股甜甜的味道，与巨大的木炭烧烤架上散发出来的浓郁的调料香味，融合在一起，逐渐弥漫开来。那木炭烧烤架上正在烧烤着的，除了牛肉肉排，羊肉排骨之外，还有很多的鱼类和虾蟹，甚至还有两打原本应该算是娇嫩的小鸟儿。只是那群小鸟儿如今浑身光秃秃的，再加上僵硬的身体，直挺挺的四肢，让人觉得它们好像曾被人践踏过似的。

“埃福莱恩女士，这是埃及红烧乳鸽。非常美味。无论如何，您都要品尝一下。”

那位女士身着宽松的裙衫，脸上尽可能地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嘎德纳勋爵先生。不过，自从我来到这里之后，身体一直都不适

应，至今仍有些不太舒服。真是很抱歉。”

“坦率地说，听您这么讲，我也感到非常抱歉。也许，您现在想来一块新鲜出炉的烤面包，再配上一点埃及的特产，蚕豆辣酱。然后，我再让人给您送上一杯开胃的托尼水。哦，请您原谅。”

在远离其他客人的地方，嘎德纳勋爵发现了那位年轻的德国人，他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折叠躺椅上。

“摩尔根先生，您能赶来参加今天的宴会，真是太好了！”

“晚上好，嘎德纳勋爵先生。很抱歉，因为来之前还在和我们的公使先生，冯·施多尔博士进行会谈。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摩尔根先生，您来开罗已经一个多月，想必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情况，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吧。我可是听说了很多关于您的事情。您的兴趣爱好似乎跟我的差不多嘛。”

德国人脸上露出微笑。“跟您的兴趣一样，跟在座其他各位宾客的兴趣也一样，不是吗？”

“是的，您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么，现在能否允许我，向您介绍几位多年的老朋友呢？”

“非常乐意。”

他们各自端起一只盛满了香槟酒的酒杯。嘎德纳勋爵带着他的客人穿过花园，向其他客人走去。

“您也会说法语吗？”

“我的法语实在很一般。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向您承认这一点。”

“您只要会讲英语，肯定没有问题。”他们来到一张餐桌前，嘎德纳勋爵指着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说道，“首先，请允许我向您介绍皮埃尔·朱利特先生。他跟让·菲利普·劳尔博士一起，从事第三王朝左塞金字塔群建筑的研究工作。朱利特先生，这位是沃尔夫冈·摩尔根，德国使馆公使代表团的科学文化专员。”

沃尔夫冈·摩尔根朝那位似乎有意要从座位上站起来的男人伸出手，说道：“非常高兴。”

“我也是，摩尔根先生。欢迎您来到埃及。”

“非常感谢。我听说过在萨卡拉地区所进行的大规模修复工作。这实在是让人钦佩不已。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还没有机会，亲自到当地去看看。”

“随时欢迎您的到来，摩尔根先生。很遗憾，劳尔博士今天晚上没有来参加这次宴会。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就能约定具体的时间。”

“宁肯放弃享受这棕榈树下的美好夜晚，丰盛的晚餐，依然能够自愿忍受野外考古时的简单餐饮，继续坚持研究古老的岩石，实在是了不起。谁敢为此抱怨劳尔博士呢？如果您这么说，那么，对劳尔博士来说，肯定是工作优先，因为工

作重要嘛。”

“哦，埃及的夏季期间，劳尔博士从来都不在此停留。大概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他才会回到这里。这样也好，我们彼此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您说，难道不是吗？”

“很抱歉，请允许我继续带摩尔根先生去跟其他客人打个招呼？”嘎德纳勋爵先生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插进来说道。

“当然。”法国人马上回答说，“再见，摩尔根先生。祝您在埃及的工作一切顺利。如果有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嘎德纳勋爵带着那位德国人继续往前走去。他们穿过一张张餐桌，走过一个个照明的火把，一直朝着游泳池方向，朝着宅邸的阳台方向走了过去。这期间，他们不停地跟客人打招呼，一轮又一轮，不断地交谈着。嘎德纳勋爵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小伙子能说会道，给众多客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不够三十岁的年纪，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没有任何生硬的德国口音。在与众人的寒暄和交谈中，他游刃有余，幽默风趣。他那优雅得体的恭维更是赢得了晚会上为数不多的女士们的赞赏。

“好，现在只剩下托尔恩顿爵士了。见过他之后，我们一定要去吃点东西。哦，他就在那后面。”

托尔恩顿爵士身材魁梧，肩膀宽阔，身高大约两米。他身穿一套浅色西装，格调雅致，西装的质地与当地的气候也特别相配。他身上原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远远看上去，儒雅的风度不禁让人感觉眼前一亮。那一脸白色的络腮胡子，还有帽檐下所隐藏不住的银发，更是让人觉得他光彩照人。

“托尔恩顿爵士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沃尔夫冈·摩尔根先生，德国使馆公使代表团的科学文化专员。”

摩尔根走向前，从远处仔细打量着这位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的年龄实在让人难以估摸，看起来大约七十岁左右的年纪，可他神情严肃，脸上透着一股冷静和从容；眼睛炯炯有神，又不像七十岁的样子。他的目光是那么威严，当德国人与他四目相对时，内心不禁感到大吃一惊，浑身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震颤。在他们彼此伸手向对方表示问候的时候，摩尔根注意到他的手指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印章戒指，金光灿灿，上面还印着一圈圈的同心圆图案。

“托尔恩顿爵士先生一直居住在埃及，有史以来，这里一直是一个历经变迁，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地方。如果您想了解关于埃及的具体情况，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都可以直接找他，托尔恩顿爵士先生可是通晓埃及的人文风情，并且熟知其历史变迁。”

“认识您，非常荣幸，托尔恩顿爵士先生。”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摩尔根先生。久仰大名，尤其是您在事业上飞黄腾达般的顺利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的同乡路德维希·波尔夏特对您赞不

绝口。”

“对此，我并不知情。不过，这当然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着像您这样的一位年轻人来到埃及呢？”

“大学期间的历史学习以及对埃及学的研究。”

“这应该属于前期原因，是促使您来到埃及的原因。不过，您来到埃及以后，又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目标？您打算沿着卡特和商博良这两位考古学家的足迹漫步埃及？”

“都不是。我父亲常说，如果一个人老是循规蹈矩，总是因循别人所走过的路，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会超越别人。”

托尔恩顿爵士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教导得好。那么，您真的相信自己能够找到一条他人都未曾走过的道路吗？”

“如果说，是为了自己，为了能在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是的。”

“好，我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训，也总结了一句话。只有在真正值得骄傲的时候，骄傲才是一种美德，否则，骄傲就会变成自负。”

他停顿了一下。此时，德国人则尽量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没有马上反驳对方的这番话。

“当然，您有志气，也有雄心。这一点，毫无疑问。”过了一会儿，托尔恩顿爵士继续说道，“您的所作所为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说明您已经很有成就。否则，我们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一起交谈了。不过，请告诉我，您究竟是把自己看做一名寻宝者呢？还是把自己看做一名研究学者？”

沃尔夫冈·摩尔根一听到对方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马上就想针锋相对，尖锐地反驳他，可话到嘴边，他却让步了。他只是回答道：“我在寻找知识。这就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宝藏。”

一道充满了洞察力的锐利目光直接射向德国人。“摩尔根先生，您不知道，您说得多有道理。”

“您这位宴会的东道主简直无可挑剔。”过了一段时间，当嘎德纳勋爵再次来到沃尔夫冈·摩尔根的身边时，摩尔根马上开口对他说道。紧跟在嘎德纳勋爵身后的，是两位身穿托尼卡，头戴费兹帽的埃及仆人。他们一个手里拿着水烟筒，一个手里端着用来盛装炭火的器皿。水烟筒很大，上面还镶嵌着一些用来装饰的金属片，看起来金光闪闪。相比之下，用来装炭火的器具则不是很大。当嘎德纳勋爵在德国人身边就座的时候，两名埃及仆人便趁着这个机会开始安装水烟筒。他们很快就安顿好了一切，把烟点着之后，他们取下烟筒上那只用过的烟嘴，换了一个新的，然后把烟嘴管递给了嘎德纳勋爵，之后便隐身退走了。

英国人顺手把烟嘴管递给他的客人，客人用力猛吸了几口，不久之后，便吐出一圈圈弥漫着水果香味的烟雾。“非常感谢。”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烟嘴递了

回去。

“希望您今天在此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是这样吗？”嘎德纳勋爵开口问道。

“当然。今天晚上在您这里，我感到非常愉快。无论是这里的酒菜，还是您的待客方式都别具一格，颇有特色，您邀请的客人也都非同寻常。”

嘎德纳点点头。“还是让我们聊聊您目前的工作情况吧。听说，您发表了一篇关于玫瑰十字会的文章，并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目前很多人都在谈论它。”

“是的，的确如此。”

“您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共济会、天主教会、光明会及其会员，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秘密教派组织，并在最后做出推断，认为犹太教徒可能将以某种形式策划谋反整个世界的行动。或者说，读了您的文章后，最起码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

德国人举起手，做了个否定的手势。“我并没有把这说成是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事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过是能够通过我的文章指出这个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有可能的。”

“真的是这样？至于您国家内的某些特定流派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问题，您一点都不担忧？”

“不，为什么要担忧这样的问题呢？真相终究是必须要说出来的，哪怕这会让人感到痛苦和难受。另外，如果我们连想都不能想，甚至说，连这种关联性的思考游戏也遭到禁止的话，那么，人们又怎样才能找到真相呢？”

“这种思辨性的问题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人，这种问题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应对和处理的。这个世界上应该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存在，他们认为，只要某些东西被写成书面文字发表了，那肯定就是真的。他们之所以会信以为真，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被写成了书面文字，公开发表了。”

“可是，当我发表一篇科研论文的时候，可能不会考虑到每一个人的想法，甚至还要顾虑到每一个乡巴佬的态度。”

嘎德纳勋爵摆摆手。“我只是想说，每一个追寻真理，寻找真相的人，都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尤其是，当某些事情还没有得到证实，并非最终事实真相的时候。”

“我当然明白您的意思。”摩尔根接过话题说道。他根本没有心思跟对方深入探讨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他之所以来到这里，完全是出于其他原因。“因此，我仍然还在继续追寻之中，一直在追寻着人类文化的根源，以及人类起源的源泉。”

“这就是您来埃及的原因？”

“不仅这些，嘎德纳勋爵先生。不过，正是这些原因把我带到了您这里。”

“您这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能找到金字塔顶上‘全知之眼’的相关线索，并且还能够有所发现的人，其实并不多。”

英国人内心感到非常诧异，他不由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关于这一点，您知道多少？”

“跟每一个探究神秘学根源和传统，追寻‘全知之眼’神秘根源的人一样，我跟他们知道的一样多。是的，追寻‘全知之眼’的神秘根源，探究人类文化起源之谜。我在过去几年里，阅读了所有的，凡是我能找到的相关文献。我曾因此去过巴黎、布拉格、里斯本的各个图书馆，也去过很多大型的博物馆以及国家美术馆，不仅跟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神秘教派传人谈过话，也接触过罗马和纽约宗教界的神灵人物。而且，我还不止一次地追寻到了线索，可惜的是，却一直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总是有人走在我的前面，问过同样的问题，打听过相同的资料，同样是大开本手抄文献，同样是莎草纸文献资料。最后，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了古代埃及，现代开罗，集中到了您这里。”沃尔夫冈·摩尔根往前探探身子，弯下腰，“目前，我最迫切想知道的，是您已经进展到了哪一步。您发现了其中的哪些关联？难道答案就在特尔-埃尔-阿玛尔纳？跟这个古城遗址有关系吗？”

嘎德纳勋爵沉默不语。他又抽了一口水烟，然后才回答说：“您让我很吃惊，摩尔根先生。”

“难道您不相信我所做的这些调查研究？”

“这倒不是。让我吃惊的是，您这么大胆，这么直接。您脱口而出，接二连三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让我感到特别意外。其实，您也已经注意到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尽管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但通常都是避而不谈。”

“是的，您说得非常好。事实上，大家对此不仅非常感兴趣，而是异常狂热，甚至可以说，到了为此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哪怕是犯罪也愿意的地步。”他又往前深深地探了探身子，“不过，您和我，咱们可以说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相信您，而您也可以相信我。那么，您就给我展示一下您的发现吧。我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您，能像您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收藏，也没有人能够像您这样，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财富。”

“您在奉承我。”

“我很真诚，完全没有奉承您的意思。我知道，您一直都在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您是沿着线索，一路追踪，才来到埃及。况且，您在这里也已经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有谁曾经来过这里呢？无非是那些考古挖掘人员，文物修复人员，寻找宝藏的人们，以及受过教育的研究人员。可他们这些人当中，有谁具备能够把所挖掘到的文物宝藏和真正的历史联系起来，并能发现其中关联的能力呢？我们两个都很清楚，目前的研究，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不再是三千年黑暗之中的盲目探索和尝试。至于您，更是找到了发现问题的关键线索，正如古希腊传说中阿丽阿德涅的丝线一样，我想，您一定能顺着这个线索摸到迷宫的心

脏，找到问题的答案。”

“您的描述非常恰当，事实也的确如此。”嘎德纳勋爵说道。他犹豫不决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好吧，那就等其他客人都走了以后吧。也许，我可以让您看看我的一两件收藏品。”

几个小时以后，沃尔夫冈·摩尔根已经来到了别墅的阳台上，下面就是游泳池。他站在阳台上，眺望着别墅的花园。只见花园深处的香精油火把灯已经熄灭了，那里的桌椅也已经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客人也逐渐稀少起来，花园里只剩下一些喜好喝酒，又久饮不醉的客人，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消遣。起初，他们还大声地讲述着一些缠绵的奇遇故事，开着一些下流的玩笑，并时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后来，他们的声音越来越低，调侃已经显得有些颇费力气，只是互相谈论着，彼此用酒水来证明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最后，一切都安静下来，整个花园显得空旷而寂静。

就在这时，嘎德纳勋爵走向前来。“摩尔根先生，您真的还在这里。”

德国人转过身来。嘎德纳满脸笑容，一副很健谈的样子，但仍可以感觉到他的步伐有些不稳，身体有些轻微的摇晃，估计是刚才和很多朋友一起，喝了一伙又一伙。

“请原谅，我只是想尽情享受这美妙的夜晚，享受您的盛情邀请和款待，直到最后一刻。其实，我现在也该回去了……”

“您是否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看您并没喝多少啊。我想，您肯定知道液体在埃及很重要，人们一定要多喝液体。这很重要。”

“是的，我知道。那当然。所以我已经喝足了水。”

“哦，我明白了。”嘎德纳脸上的笑容显得似乎有点鬼鬼祟祟，“您确实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有着职业理想和抱负的人。我能不能再请您喝一杯呢？离开前的最后一杯？我估计，您肯定还看看我的收藏。”

“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并不想耽搁您的时间……”

嘎德纳摆摆手。他摆手的姿势幅度很大，看起来好像是在划桨似的。“您不必谦虚，也不要推辞了，摩尔根先生。要知道，我们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聚在一起呢。而且，还能依然这么年轻。请进吧，这点时间您肯定能安排。”英国人一边用手指着客厅，一边说道。

“您确定吗？”摩尔根大概不想太勉强任何人。

“是的，我坚持，咱们进去喝一杯吧。”

“那好吧……”

嘎德纳勋爵指了指客厅里的酒吧。“您想喝点什么呢？来一杯格兰菲迪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不过，不要只让我一个人喝。”

英国人拿起两个酒杯，开始往里面倒酒。他一边倒，一边说：“当然不会让您一个人在这里独酌这杯酒。如果真是那样，我这个人可就太没有礼貌了。不过，我确实没有冰块了。”

“那可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您说得对！请吧。”他把其中一个酒杯递给德国人，说道，“来，为了埃及，为了英皇乔治，干杯！”

“干杯！”

“您知道吗？”英国人说道，“终于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感觉可真好啊。我说的是，您和我。如果一个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一直以来，总是一个人不停地在寻找，一个人不断地在跋涉，但到了最后，终于还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分享自己的收获和心得，分享其中的知识，实在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尤其是一位精通此事，懂得辨别，也懂得珍惜的朋友。”

“难道没有其他同事跟您一起工作？”

嘎德纳再次摆了摆手，表示自己没有共事的朋友。他手里依然举着酒杯，摆手的时候，也没有把酒杯放下，只见酒水在杯中来回晃荡，差点溢出来。

“哦，这群人对此根本一无所知。”他回答道。他讲话开始有些迟钝，言辞中也开始出现口误。“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所有人都是半瓶子醋，半路出家，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我是说，我肯定不是考古学家。我是一个商人，不是吗？不过，我有一个爱好。确切地说，那不是爱好，是一种激情。我了解这个东西，也精通这个方面。我该跟谁谈论？谈论这种事情呢？只有长期研究这个东西，追寻这种东西的人，才能完全理解。有一点我必须告诉您。其实，我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事实的确如此，一无所知。其实，您也不了解！这个东西比我们强大得多。”他喝了一口酒，“不过，我确实找到了线索！”

“您真的不想，难道真的不愿意让人跟您一起分享吗？”

“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也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始末。还有，”他的脸上流露出一副信誓旦旦的表情，似乎在发誓，“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了解这种事情，都能够参与其中。只有了解情况的内行人才行！您明白吗？了解情况的内行人。”

“我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您明白这些，是的，您也了解其中的情况！我觉得您就是一位知情人。”嘎德纳勋爵微笑着继续说道，“其实……您知道吗？事实上，假若您是唯一的一个知情人，也是一件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其实，谁都愿意跟他人交流，谁都愿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收藏。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是愿意向别人展示自己，乃至炫耀他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

摩尔根沉默不语。

嘎德纳勋爵面带温文尔雅的微笑，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德国人。很难说清楚

此时的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估计他内心百感交集，多年来的压抑与内敛，需要得到他人认可的渴望，内心的种种怀疑，再加上酒精的麻醉，一起涌上了心头。

“您想看看我的收藏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跟我来！”

嘎德纳手里依然拿着酒杯，他在前面带路，领着客人来到书房。他打开书房内的照明灯，打开天花板上的木制风扇。房间的窗户旁边摆放着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整个房间内其他地方全摆满了书架，架子上满满的，全是书籍和成堆的文件资料。墙上空余的地方不多，唯一空出来的地方也挂满了一幅幅的图画和一些镶了镜框并用鲜明的色彩装饰起来的手稿纸。沃尔夫冈·摩尔根向其中的一幅图画走去。

“这真的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的真迹吗？”

“是的。我知道，在这样的气候下，把它挂在这里，简直是亵渎。不过，没办法，我需要它，必须。”

“为了破解谜团？”

嘎德纳摇摇头。“全是胡说八道。出现得太晚。只能从中找到一丝蛛丝马迹。其实，就连普桑本人，也并不知道所有的一切。不过，请您看看这边的这幅画。”他指着一幅外面镶了镜框的羊皮纸手稿说道。羊皮纸手稿的中间是一幅绘图，周围是一圈难以辨认的拉丁文字。整幅图画所展现的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三角形图案。“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德国人向前走近图画。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边用手抚摸着镜框的玻璃，一边说道：“帕拉塞尔苏斯？这不会是……”

“是的。”嘎德纳语气里充满了自豪，“这是帕拉塞尔苏斯《炼金术与医学》秘诀中的一页。”

“《炼金术与医学》，炼金术神秘教义手册的第十本，探讨的是关于人生奥秘的秘密……我只见过一份所谓的副本。不过，这一张，难道它真的是……”

“是的，这一张是真迹，那当然！还有，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张并不是其中随便的某一张。帕拉塞尔苏斯在这一页所阐释的，就是炼金术神秘学的理论，与赫尔墨斯神秘学说是一致的，正如塔布拉碑刻经文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它们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也就是说，”他用手敲击着绘画中的图形部分，继续说道，“这就是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追溯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明。您知道，这东西来自意大利的都灵。”

“真是令人神往。”

嘎德纳点点头。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墙上的羊皮纸手稿，可目光却似乎紧盯着前方，不知飘移到了哪个遥远的地方。“是啊。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全知之眼’的历史传说跟神秘学说确实有着一定的关联。所有后来发表的文献资料，所有的出版物，不管是玫瑰十字会的，还是苏格兰共济会的，只能算是捕风捉影，他们得意扬扬所宣扬的，其实不过是一个草草的结局罢了。而真实的情

况却是一段伟大的历史，只不过早就被人们遗忘了。”他转过身子，面向德国人，继续往下说着。他说话的时候，身体有些轻微的摇晃。“不过，您肯定都知道这一切……您刚才说，您同样也是追查到了线索，并且是沿着这些线索才来到了埃及，才找到了我。”

“是的，正是如此。我当然也在某个时候追溯到了帕拉塞尔苏斯，并沿着他追溯到了过去，包括在他之前的吉奥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尼古拉·弗拉梅尔、罗杰·培根，当然还有阿尔伯特斯·玛格努斯。我研究了中世纪时期所有关于炼金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并想借此追溯其最终的根源。”

嘎德纳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酒。“嗯，也就是关于神秘学说的文献。”

“没错。我阅读了所有希腊语的相关文献。因此，我也追溯到了被称为‘绿玉石板’的塔布拉石碑及其碑刻经文，并最终追溯到了所有智慧的根源，也就是埃及的托特神。我深信，这世上一定还能够找到托特神的遗物！”

嘎德纳勋爵一只手搭在摩尔根的肩膀上。“哦，是的。这个梦想，我已经追逐了一生。一直在寻找托特神所留下的智慧石碑。当时威力四射、强大无比的托特神，如今却似销声匿迹，不知藏身何处。那个带给人类知识与文化的托特神，他把美妙的文字赠送给埃及人，并教会埃及人学习医学以及天文学，他还掌管着阴间冥界，守护着亡灵……永恒的托特神，一切大自然奥妙的守护者，一切宇宙秘密的守护者……寻找托特神，寻找他的遗物，一直是我的梦想。”

“那么，怎么样？您发现了什么？请告诉我，您发现了什么！”摩尔根咬紧嘴唇说道。

嘎德纳勋爵犹豫了一阵。然后，他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是的，事实上，我还真的发现了一些东西……恐怕您若看到，肯定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把自己的威士忌酒杯放到书桌上，走到其中的一个书架前，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金属质地的小盒子。“您肯定知道《吉约姆手稿》，在这部手稿里，吉约姆·冯·巴乌克斯描述了人们在埃及如何找到智慧石碑，以及这智慧石碑又如何落到骑士团手中的情节。”嘎德纳勋爵关上抽屉，手持金属小盒子回到了书桌旁。

“当然，关于塔布拉碑刻经文的传说和报道数不胜数，《吉约姆手稿》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关于其中的内容，并没有进一步的历史证据能证明其真实性……我个人认为手稿所说的内容只是传说而已，很多类似的东西也都是如此。”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份文件，”他指着金属小盒子说道，“却完全指向另外一条思路！我还没有把它全部翻译完。不过，根据现在的了解，已能证明这份文件里面就隐藏着寻找托特神遗物的钥匙，它将指引我们找到人类文化的源泉！”

沃尔夫冈·摩尔根走向前，朝着金属小盒子伸出了右手。然而，嘎德纳勋爵

马上伸出手拦住了他。“您不能碰它！一不小心，或者稍微用力过度，都会让它化为乌有！”

沃尔夫冈·摩尔根把手缩了回来。“当然，我明白。”

“没人知道我珍藏着这份莎草纸文稿。”嘎德纳勋爵一边小心翼翼地开启金属小盒子，一边说道，“三千多年以来，只有您和我是亲眼看到它的人……您看！”

德国人向前弯下身子，仔细观察着那份古老的埃及文献。瞬间，他便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在夸夸其谈。莎草纸上，无论文字还是图形，都非常清晰。图中有一位法老站在一块石碑旁边，石碑上所描绘的便是智慧的源泉。摩尔根默默无言，紧盯着眼前的这份莎草纸文稿。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上面所展示的内容，跟《吉约姆手稿》里面所描述的内容一模一样。他看到了金字塔顶上的那只眼睛，光芒四射。这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里面那卷云状的花纹边框装饰简直就是在冲他呼喊。他感到一阵战栗。嘎德纳真的找到了寻找托特神遗物的钥匙！而他，摩尔根，也预感到了这一点！他们的面前，就是前往人类历史最大秘密的入口通道，这通道将一直通向那被人遗忘了的繁荣文化，一切文化的起源。早在古希腊学者之前，早在埃及文化之前。甚至可追溯到上万年之前。他用颤抖的双手，拿起英国人的酒杯，在手中端了一会儿之后，递给了他，宴会的主人。“这简直是……这简直是太神奇了！这将轰动全世界！为了您的发现，干杯！”

嘎德纳勋爵接过酒杯，目光离开那份莎草纸文稿之后，一饮而尽。“干杯，与我同路的运动好友！是的，这份文献的确是无价之宝。有了这份文献，我们的历史将要被重新修订。”他重新锁上了金属小盒子。

“您收藏它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摩尔根问道，“您打算什么时候翻译它？”

“我不是很着急。因为我不想让它落入坏人手中，所以我必须自己一个人慢慢翻译。”

“您能不能跟我透露一点秘密？告诉我您都掌握了什么，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哦，这个可是说来话长。您知道，我跟卡纳冯爵士是好朋友，我衷心希望他能够在地下安息。”

“这么说，这份莎草纸文稿来自图坦卡蒙的墓穴？”

“是的，非常正确！或者说，来自卡纳冯爵士在挖掘图坦卡蒙墓穴之后的私人收藏。您或许也知道，正如卡特或者其他考古学家一样，他在挖掘之后也选了几样东西，供自己收藏……他所选的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也不是像雕像那样的大件物品，当然，也不是像您的同胞所带回柏林的，诸如埃及王后纳佛雷特的上半身塑像之类的文物。他所选择的，大都是一些纪念品。其中的一件，就是这个不显眼的莎草纸文稿，我从卡……卡纳冯爵士那里拿来的。您肯定知道，

他……”嘎德纳勋爵用舌头舔舔嘴唇。

“他……他其实不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真正的考……古……考古学家。”英国人皱皱眉头，使劲用手抓住自己的嘴唇，开始不停地抓挠，胡乱揉搓起来。

“嘎德纳勋爵先生？”摩尔根满面微笑。

“有点发麻，好像没有感觉……”他一边说，一边继续摸着自己的嘴角，一副不停地尝试，试图让自己重新恢复知觉的样子。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却猛地一震，整个人的动作都变得迟钝起来。

沃尔夫冈·摩尔根赶快走向前去，扶住了他。然而，就在此时，英国人的双腿也已经开始不听使唤，开始弯曲，变得无力，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老人费尽力气，从嘴里发出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目光变得恐惧而僵直，整个人慢慢倒了下去。

沃尔夫冈·摩尔根任由他滑倒在地板上。然后，他自己站起身来，俯视着脚下的男人，一脸满意的表情。终于达到目的了！

“您肯定感到很惊奇。不过，这很正常。”终于，他开口说道，“我知道，您现在还能听到我讲话，因此，我会尽快告诉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您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感觉麻木，身体已经失去知觉，您已经瘫痪了。运动好友！正如您所留意到的一样，这种感觉从四肢开始。说实话，我本人也感到非常诧异，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这么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发生效用。您会感觉越来越舒服。一会儿之后，您将不再能呼吸。不过，我想，在您因无法呼吸窒息而死之前，您的心脏会先停止跳动。”

英国人躺在地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一脸的惊愕，但是，他的身体却丝毫动弹不得，无能为力。

“鲑鱼的内脏可产生这种毒素。”一会儿之后，沃尔夫冈·摩尔根继续说道，“您以前知道这东西吗？鲑鱼，这种鱼就生活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生活在红海里。非常方便。哦，想必我现在拿走您的酒杯，您不介意吧？当然，我也会把您的宝贝金属盒子一起带走。”

德国人走到书桌前，拿起酒杯和金属小盒子。他抿了一口自己酒杯里所剩下的威士忌酒，然后在书房里来来回回逛了几圈，上上下下观察了几遍，仔细看了看几幅用镜框镶嵌起来的文献资料，翻了翻一些书架上的书籍，终于又再次转过身来。“哦，可真运气，您已经死去了！那么，我们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

看到嘎德纳勋爵的胸脯不再起伏，几乎感觉不到他的身体还在挣扎动弹之后，沃尔夫冈·摩尔根在书房里又多停留了几分钟，直到确信嘎德纳勋爵已经死亡，他才急匆匆地跑出来，穿过客厅，来到了外面的阳台。

“救命啊，快来救命啊！”他站在阳台上一边大声喊叫着，一边踉踉跄跄地往